

# 新世纪日本汉语教材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展望

刘 德联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of Japan in the New Century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diction for the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in Japan

Liu Delian

Abstract:

The teaching textbooks play a prominent and remarkable role in developing any subject, and so it does in the TCSL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field.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trend in the whole worl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keeps main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compiling in Japan in the new centur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extbooks published after 2000 and before it, this research gives specific analysis to the textbooks compiling in the new century, especially to its compiling thoughts, contents and forms. It reveals some problems in recent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in Japan and also predicts the developing trend for them.

Key words: New Century,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Developing Trend, Pluralism, Readability

关键词语：新世纪 汉语教材 发展趋势 多元化 可读性

## 零、引言

要教好一门语言，教材是教师最得力的助手。关于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许多汉语言教学专家都有精辟的论述。“教材既是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体现者，是联结总体设计和课堂教学的纽带，又是具体实施课堂教学的直接依据。教材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研究深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教与学的效果。教材来自教学第一线，也最先运用于教学第一线，直接受课堂教学和学习活动的检验，这就使它有可能比较及时地总结、反映出教学活动的实施情况和由此而产生的新构想，成为探索新教学法的突破口并反过来促进对教学大纲和教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刘珣，1994）“教材在任何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标志性的作用，在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中尤其如此。”（李泉，2002）“教材是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集合体。”（王若江，2004）“教材的编写往往反映了某种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教材是构建认知结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客观条件。”（王尧美，2007）以上论述足见专家对教材的重视。

---

山梨県立大学 国際政策学部 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Faculty of Global Policy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Yamanas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笔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多年，并曾于1991年至1993年、1999年至2001年、2009年4月至今三次来日本担任汉语教师。由于工作的原因，笔者接触了日本多家出版汉语教材的出版社，翻阅了几百种汉语教材，为了给学生选用适用的教材，经常要对手边的汉语教材进行认真的阅读和细致的分析，因此，对日本汉语教材的概况特别是它的发展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通过分析对比，笔者感到：日本汉语教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编写思路、编写内容、编写形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不乏值得总结之处。

笔者对现在手边的日本二十一世纪（2000年至2009年）出版的汉语教材共186部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其中包括朝日出版社（77部）、白帝社（22部）、骏河台出版社（20部）、郁文堂（19部）、白水社（13部）、金星堂（12部）、同学社（11部）、好文出版社（6部）、三修社（4部）、南云堂（2部）等共10家出版社的汉语教材。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汉语教材的整理与分析，使人们对近年来日本汉语教材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

## 一、近年来海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倾向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从1958年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北京大学邓懿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以来，对外汉语教材走过了草创与探索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发展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全面走向世界的新时期（二十一世纪）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特点也从最初单一的综合性教材发展到今天汉语教材编写的多元化。其中有很多教材编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二十一世纪以前海外汉语教材的使用，多为以下几种方式：（一）直接采用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如《实用汉语课本》（北京语言学院刘珣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曾在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作为主干教材使用。（二）与中国汉语教材的编写者合作，以中国国内教材为蓝本改编的汉语教材，以前日韩多有这类教材，有的甚至仅仅将原有汉语课本的注释由英文改成本国语。（三）由本国学者或教师（多与中国教师合作）根据本国的情况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的数量相对来说较少。

近些年来，随着汉语教学在海外的迅猛发展，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学习者从大学生扩展到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原有的汉语教材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于是，从事海外汉语教育的一些专家学者根据本国汉语教学的需要自己编写或邀请中国的学者到本国来调研然后共同编写的汉语教材越来越多。并且出现以下发展倾向：

### 1. 多元化倾向

目前在国外，许多国家在大学，甚至在中小学，都将汉语列为一门主要的外语课程，一些国家为促进汉语学习还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如美国规定：中学生在学完之后通过标准化考试，凡达到美国大学二年级（学习了250小时）中文课程标准的学生，就可以获取大学承认的学分。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此外，由于中外贸易、旅游等事业的开展，各国孔子学院的建立，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海外的汉语教学事业。希望学习汉语的人逐年增多，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目的不同，对学习内容也就有了不同的需求，原有的通用型汉语教材已经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教材编写走向多元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汉语教材的多元化，为社会不同的学习者量身定做，有为在校学习的大、中、小学生编

写的课本,有为满足社会各界人士需求编写的专题化教材,如贸易、旅游课本;也有为适应自学者的需求制作的多媒体教材等等。汉语教材的多元化,照顾了社会各种人群的特点,给使用者一个挑选的广阔空间。

## 2. 本土化倾向

一些国家的汉语教育学者在使用中国国内教材时发现,尽管这些教材的编写在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上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获得好评,但是总感觉在海外不太好用,其原因就在于这种通用型教材不适合本国的国情和学生的“学情”,课本中出现的情景与学习者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课本中的语法难点与学习者的母语不能相对应;课本中本来很有意思的内容由于文化差异不能与学习者沟通,无法刺激学习者的兴奋点,于是许多汉语教师开始自己动手,编写具有较强的针对本国学习者特点的本土化汉语教材。这样的教材,也许在某些方面还达不到理论上的要求,但是比为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共同编写的通用型教材更具有针对性。

王若江(2004)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几部法国汉语教材,提到法国一些汉语教材在编写的时候,有自己明确的编写思路,“法国编写的教材所面对的对象是明确的,即只是针对法国人。我们在阅读这些教材时,可以体会出法国人在法国应该怎样学汉语,也可以体会出这些汉语教材是怎样处理地域性并使它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一般说来,法国的汉语教育并不以学习者将在中国工作和学习为直接目的,是一种纯语言与文化的学习,它以用汉语表达需求与愿望、进行交流、阅读中文为目的。”“法国的汉语教材,在力求追寻汉语的本来面貌,然而又具有本国民族思维的基本特色,始终注重保持自身的传统,并不因为一种新的教学思想的注入而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同时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创新的,教学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推动着教材的更新,国际间的交流与互动,也不断给法国教材增加新的色彩。”

## 二、新世纪日本汉语教材的特点

过去的日本汉语教材,特别是零起点的初级教材,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雷同现象比较严重,基本上是以主要语法点为框架,为解释这些语法点而编写例句和练习。这就像专家在评述中国国内某些教材时所评述的那样:“由于纯结构法教材本身所带有的过分偏重语言结构形式,忽视语言交际功能这一根本弱点,使这些优秀教材也无法避免其内容过于狭窄,离不开学校生活圈,语言不够自然、真实,交际性、实用性差等缺陷。尽管在编教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实践性原则,但实际上也只能做到训练一定的听说读写的技能,难以达到真正培养交际能力的目标。”(刘珣,1994)“不少教科书中的对话像审讯中的一问一答,绝非正常人的交谈,纯粹是为了联系语法或功能,完全脱离现实。有的短文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因为只是把两个人的对话堆砌起来而已。”(佟秉正,1991)因此,一些教师在选用汉语教材时常说:“都差不多,随便选一本吧。”

笔者2009年第三次到日本任教,在选用教材的时候,感到教材的选用范围有了很大的选择余地,以至于为选用哪本教材发愁:日本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有特色的汉语教材,我该用哪种呢?

分析日本新世纪的汉语教材,感觉有如下特点:

### 1. 耳目一新——日本汉语教材给人的第一印象

去商店买东西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购买物品时,第一印象十分重要,所谓“一见钟情”有时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你走进商店,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而你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一件件仔细挑选的时候,第一印象也许就会左右你的选择。

日本专门出版汉语教材的出版社很多,有的出版社一年就出版上百本有关汉语教学方面的教材以及相关读物。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要吸引读者,给人一个醒目的或者美好的第一印象就十分重要。

#### (1) 印象之一——书名之新。

新世纪日本汉语教材的新,首先新在汉语课本的书名上。读者在选购图书时,有时一个醒目的书名会引起自己的注意,吸引读者情不自禁拿起书来翻一翻。

过去日本的汉语教材,大多是按教材的级别来区分的,如以“中国语入门”、“基础中国语”、“初级中国语”、“中级中国语”、“初级中国语会话”等作为书名,因此同名的汉语教材很多,甚至同一出版社也有许多同名的汉语教材,只能通过辨认编写者的名字来区分。新世纪的日本汉语教材,在书名的选择上,大多采用主书名和辅助书名,通过日语、汉语或者日汉双语的形式出现,显出各自的特色。

其一,以日常会话的语句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增加教材与选用者之间的亲和力。比如《初次见面!中国语》(《はじめまして!中国語》)、《我们开始学习汉语了》、《欢迎您来中国》、《相约在中国》(《中国で会おう 相約在中国》)等等。

其二,以鼓动式的口号进行号召,增加有意学习汉语读者的信心。比如以《加油!中国语》、《开门!中国语》、《中国语,新天地》、《好好学习》、《保证能听懂能说通》作为教材的书名或者辅助书名,使读者有意无意之间受到某种激励。

其三,以提问的形式引起学习者的兴趣。比如《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中国ってどんな国?》)等。

其四,以古文名句为题,增加教材的文化色彩。比如《学而时习之》(《学ビテ時ニ之ヲ習フ》)、《有朋自远方来》(《朋アリ遠方ヨリ来タル》)等等。

其五,以“轻松”、“快乐”为主题,吸引读者的眼球。比如《轻松中国语》(《ゆうゆう中国語》)、《快乐中国语》(《楽しい中国語》)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汉语教材向多元化发展,一些专题化教材、特色教材也相继问世,在书名上也展现了五彩缤纷的景象。如《商务情景中国语》(《ビジネスシーンで学ぶ中国語》)、《网络中国语》(《インターネットで中国語》)、《时事中国语》(《時事中国語の教科書》)、《美食中国语》(《料理で学ぶオイシイ中国語》)、《生存中国语》(《サバイバル中国語—帮你过关》)等等。

#### (2) 印象之二——图书设计之新。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人是衣服马是鞍”。意思是指人或事物的外表有时能够给人美好的印象。好的图书,除了在文字方面对人的吸引力之外,图书内外精致的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本设计漂亮的图书,往往会引起人们珍藏的欲望。

日本汉语教材的图书设计,近年来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 1) 封面的设计。

新世纪的日本汉语教材封面,大多为有关中国的照片,把中国各地的风光、风俗以最直观的形式介绍给读者,教材出版者希望以此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达到某种宣传的目的。根据笔者对 186 种汉语教材封面的统计,将介绍中国的照片作为封面的有 82 种,占 44.09%;采用漫画或彩图作为封面的有 83 种,占 44.62%;封面上仅有文字的有 21 种,占 11.29%。

##### 2) 印刷的色彩。

过去日本的汉语教材,以单色为主,这在新世纪有了明显的转变。单色教材逐步变为双色甚至彩色。根据笔者对 186 部汉语教材的统计,单色印刷的课本有 88 部,占 47.31%,

而双色以及彩色印刷的课本则超过了半数,达到 98 部,占 52.69%,其中彩色印刷的课本有 10 部,占总数的 5.38%。鲜艳的色彩,往往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就像一位美食家,宁愿多花一些钱,去享受一顿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大餐。

### 3) 插图的增多。

“课文要生动地、真实地展现国情、传授知识。而丰富精美的插图则是达到教学目的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力求运用规范又生动的语言表达有用、有益、有趣的内容外,我们更要意识到丰富精美的插图可以使学生迅速准确地掌握语言和知识。”(赵建, 2002)

新世纪的日本汉语教材,插图明显增多,除了与课文内容相匹配的漫画以外,大多数的教材都附有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照片,使没去过中国的学习者对中国有了一种直观的了解。

### 4) 开本的扩大。

新世纪日本的汉语教材,16 开本的教材已经成为主流,在被统计的汉语教材中,16 开本的教材有 150 部之多,占 80.65%,其它开本的仅有 36 部,占 19.35%。开本的扩大,便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老年读者的阅读。

## 2. 焕然一新——日本教材的可读性

语言教材,特别是第二语言教材,如果编写得不好或使用不当,最容易让学习者感到枯燥无趣。常听学生评价某一门课“没意思”,其中一个是指教师的教法,另一个就是教材的可读性差了。“我们主张教材的内容驱动的魅力,即进一步提升教材内容对学习者的驱动魅力。有吸引力的语言教材可以引起学习者浓厚的学习兴趣。……要靠教材的兴味,使人愉悦,从而乐于学下去。”(赵金铭, 2005)

一部语言教材,如果能让学习者像读自己喜爱的小说那样,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实属不易。这就是教材的可读性。提高教材的可读性,是教材编写者努力的方向。

翻阅日本新世纪的汉语教材,笔者感觉到教材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了。具体体现在:

### (1) 教材的编写更具有针对性。

日本学习汉语人群的扩大,使得近年来汉语教材的出版逐步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日本的汉语教材不再是千篇一律以语法大纲为主线而配以符合语法结构的会话与短文,而是开始注重针对不同的学习人群的需求,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性。

从教材的分类来看,教材的区分更加细化,更具有针对性。有按汉语水平级别编写的教材,如中国语入门、初级中国语、初级到准中级中国语、中级中国语;有按大学年级编写的教材,如一年级交流中国语、二年级交流中国语;有按语言训练技能编写的,如讲读教材、会话教材、语法教材、听力教材;还有按年份编写的系列教材,如朝日出版社的《时事中国语教科书》,就是按年份出版的,把每一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包括语言的新发展编写成书,使读者及时了解中国的时事。教材分类的细化,有助于学习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汉语教材。

从教材的交流背景来看,不再局限于中国的某一城市,出现了更广阔的情景,比如除了北京留学,还有上海留学、天津留学;除了长期留学,还有短期留学;等等。有关在中国旅游的课本,也细分为中国各地旅行、上海流行、北京旅行等等,给想要去中国旅行的读者一个选择的机会。

从教材中体现的文化背景来看,也体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包括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等等。过去教材的背景多限于北京,介绍游览地不外乎长城、故宫、天坛;介绍饮食离不开北京烤鸭。而现在以上海旅游为背景的教材,游览地就换成了外滩、南京路、东方明

珠、浦东等等；而以天津留学为背景的教材，会话地点就变成了南开大学、古文化街、南市食品街，烤鸭也变成了狗不理包子。

从课文人物的交流对象来看，过去多为与中国学生的对话，现在交流面比过去扩大了，除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会话以外，还有学生或旅游者在社会交往中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会话，包括访问家庭、旅行途中、购物消费等环境中的会话等等。

教材的多元化，给学习者带来方便，学习者获得与自己的学习目标相符或相近的教材后，在学习中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

### (2) 教材的编写更具有实用性。

所谓实用性，主要是让学习者感到学这部教材对自己有用，学了之后，所学知识可以运用于未来的交际活动之中。

日本新世纪的汉语教材在实用性方面，与过去相比有很大改观。其更新之处在于：

#### 1) 话题的更新。

新世纪的汉语教材话题非常广泛，不仅仅是上课、校园、消费、参观等有限的几个话题，无论是在讲读课本中，还是在听力、会话课本中，一些人们比较关注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话题，都编入在课文内容中。许多课本选取了最能吸引学生的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日常百姓生活，如打工、就职、计划生育、高考、献血、上网、网恋等等，涉及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生学到这样的课本，往往会对课文中谈到的话题感兴趣，乐于参与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 2) 文化知识的更新。

任何教材都反映一定的文化。日本新世纪的汉语教材编写者，越来越重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有意识地增大了教材中文化背景知识的容量，特别是在过去认为很难融入文化因素的初级阶段教材中，也采用各种方法介绍中国的文化，有的采用照片、漫画的形式，有的采用母语介绍的形式，到了中级阶段就直接使用汉语来介绍了。这些背景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有利于正确地在汉语环境里运用汉语，也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刘珣，1994）至于用母语介绍文化背景知识的方式，虽然颇有争议，“有游离于语言教学之外的感觉，但在教材编写中特别是初学阶段，还是十分必要的。”（刘珣，1994）因为这种介绍是符合学习者迫切希望了解邻国文化的心理和愿望的。

#### 3) 语言的更新。

课文内容的更新带来语言的更新，一些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新词语也不断出现在日本的汉语教材中。像“内存、信用卡、AA制、博客、买单、上班族、钟点工、电子保姆”等等。有些词语甚至在词典中还未列入就已经出现在新教材的课文中了。这种语言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乐于学习，因为学了就能用。

### (3) 教材的编写更具有趣味性。

语言教材是否具有可读性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看它有没有趣味性。“趣味性是保持学生学习热情的关键。风趣、幽默的课文内容无疑会促进学生对语言的学习。”（赵建，2002）“第二语言学习是非常枯燥的，有趣的教材具有保护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动机的作用。”（刘颂浩，2008）“趣味性的实质是学生是不是觉得课文有趣。从理论上说，只有对学习者的兴趣点有足够的了解，并且针对这些兴趣点编写教材，才会对学习者产生吸引力，让他们觉得教材有趣。”（刘颂浩，2005）

笔者第三次来日本任教，感触最深的是日本汉语教材在趣味性的追求上比以前有了跨越式的提高。无论是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这种变化之快，足以让人感到吃惊。

内容上的趣味性主要体现在课文的编写上。如何吸引学习者，让学习者有耐心将课文一课课读下去，是教材具有趣味性的第一步。“要解决教材的趣味性，根本在于教材的内容必须是学生想要学的或想要了解的，与培养交际能力紧密相关的。”（刘珣，1994）

在课文内容的编写上，可以看出一些教材编写者编写课文时，在趣味性方面是刻意追求的。

特点之一：通过日中两个国家的人在社会问题、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对比来引起读者对课文内容的兴趣。比如在《中国和日本》（《中国と日本》）这部教材的课文编写中，就基本上采用这种对比的手法。像课文第三课提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分析了二者的原因；第一课说到朋友一起出行如何付费的问题，日本人一般是大家平摊，而中国人则忌讳朋友之间斤斤计较；第五课将日本的“大男子主义”和中国的“模范丈夫”做了有趣的对比；第七课介绍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举办婚礼的不同形式；第八课介绍了中日两国在教育方面各自存在的问题；第九课介绍了中日两国各自的节日习俗；第十课分别介绍了中国人的“讲义气”和日本人讲究的“义理人情”；等等。

特点之二：采用提问式的标题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和兴趣。比如在《有朋自远方来》（《有り遠方ヨリ来タル》）这部教材中，课文题目大都是充满趣味的问题，像“伊妹儿是谁？”（第一课）、“怎么在单日子结婚？”（第四课）、“有饺子还要米饭啊？”（第九课）等等，教材编写者用因为文化差异或语言差异给读者带来的迷惑，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在学完课文以后获得一种恍然大悟的轻松。

特点之三：用意想不到的回答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比如在《大学生基础中国语》（《大学生のための基礎中国語》）这部教材中，会话气氛是轻松愉快的，课文中的人物常有使人意想不到的回答，达到一种喜剧的效果。我们看下面的几段对话：

（第二课）

司马：你喜欢花吗？

方：当然喜欢，花最美。

司马：你比花更美。

（第三课）

方：我的眼镜在哪儿？

司马：在你的鼻梁上呢。

（第五课）

司马：一颗沙子进了我的眼睛，花了我五十元。

方：前天一件新款连衣裙进了我的眼睛，花了我五百元。

教材的趣味性除了体现在课文中，新世纪的教材编写者还在课文以外设置了一些富有趣味性的版块，使教材增加可读性。比如《步步高中国语会话》（《中国語会話 ステップアップ》）中以通信的方式作为阅读材料，介绍了日中之间因为语言差异造成的误会；《朋友》（《ともたち 朋友》）中增加了“天使和魔鬼”的趣味小对话，其中内容多有令人喷饭之处。

日本新世纪汉语教材的趣味性，还体现在课文的编写形式上。一些教材突破了过去的课文编写方式，采用了生动、活泼的方法。像《中国语 新天地》中的课文，被设计为博客，给喜欢上网的年轻人以亲切感；《学汉语——天津日记与会话》（《天津ダイアリー日記と会話で学ぶ中国語》）将课文设计为日记体；《网络中国语》（《インターネットで中国語》）则以电子邮件作为课文形式；《一年级交流中国语》（《1年生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中国

語》)的课文竟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更便于初学者对课文的理解;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日本新世纪汉语教材形式多样化的倾向。

日本新世纪汉语教材在练习编写方面,也逐步向趣味性转变。过去的练习,多是围绕语言点的理解性练习。而现在的练习扩大了范围,增加了很多新的具有趣味性的练习版块。比如有的教材把汉语中相关的外来语收集到一起,进行猜词竞赛;有的教材通过词语接龙的游戏提高学生的词汇量;有的教材通过诗歌、绕口令的朗读训练学生的发音并增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有的教材附加了猜字谜语使学生了解汉字的构造;等等。这些富有趣味性的小练习既能够丰富学生的语言文化知识,也能活跃语言学习的课堂气氛,有一举两得之功能。

最后,日本新世纪汉语教材的趣味性,还表现在教材的语言风格上。在课文编写中,不再是“这是桌子”、“那不是椅子”之类的为配合语法点的讲解而人为编写的枯燥的语句,语言风格变得轻松愉快。比如在《快乐汉语口语》(《楽しいスポークンチャイニーズ》)中,聊天儿双方的语言活泼轻松,如:

(第五课)

A:你忙吗?

B:我什么时候也不忙。

(第十课)

A:电视剧几点开始?

B:大概三点半。

A:你每天都看吗?

B:看一点儿,大概两个小时。

(第十一课)

A:北方也有吃狗的习惯吗?

B:不对!你听错了,热狗不是真狗,是英语的“hot dog”。

“‘寓教于乐’是古今中外公认的一条基本教学原则。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教育心理学及教学科技界对认知理论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能否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之持之以恒,实为教学成败的关键。”(李晓亮,1996)

### 三、日本汉语教材编写目前应该注重解决的问题

1. 要注重对汉语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如对教材的设计原理、结构模式、编写原则的研究;对教材的系统性,包括教材编写大纲、教材课文的难易度等方面的研究。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完成从经验型到科学性的转换,汉语教材的编写才能真正具有普遍的意义以及广泛的运用价值。从目前教材编写情况来看,虽然日本出版的汉语教材种类繁多,但许多教材还是没有脱离经验型的框框,缺少理论方面的指导,有时是随心所欲。

2. 要注重交际文化的讲解与练习。现在大多数的日本汉语教材,都注重知识文化的介绍,有些是在课文中体现,有些是通过一些知识版块来特意讲解。但是教材中对交际文化方面缺少必要的介绍与练习。目前在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交际文化日益重视,“把培养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基本目标”。(赵金铭,1997)“教学方法转向研究能容纳各种教学法长处的第二语言教学的“组织原则”,这就是以熟练运用为导向的语言教学体系,而这一体系的核心部分则是提出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评估标准。对教与学的评估完全决定于运用语言做事的熟练程度,即在实际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能力。(刘珣,1994)

“培养交际能力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体现了语言教学规律,反映



了当今社会对语言教学的要求，也符合绝大多数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刘珣，1994）

3. 要注重练习方法的多样性。在语言教材中，练习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重视。有些专家认为，“要达到我们预期的教学目的，使学生能将所学到的语言知识，转换成语言技能，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完成。因而教材中的练习部分，决不是附属或点缀，在某种程度上说，练习可以成为教材的主体部分。”（赵金铭，1997）

一些优秀教材的鲜明特色就是练习部分不但量大而且成了教材的主体部分。“从作者编写的构想来看，课文只是提供教学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如何转化为学生的语言能力，则靠练习部分来实现，即以交际活动或交际性练习的方式，让学生掌握在特定环境中执行某一特定功能的新的语言结构。由于练习形式活泼多样，且富于启发性，大部分练习都可以在课堂上分小组进行，这就打破了课堂教学的传统形式，有利于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这种对练习的重视，“体现了今后教材的发展趋势。”（刘珣，1994）

许多日本汉语教材，在练习方法的编写上，还是比较单一，全书只有五六种练习，且大多是围绕语法设置的。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和语言，必须在练习的设置上多下功夫，特别要提到的是任务型练习。

任务型语言教学，就是以任务组织教学，让学生在履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参与、体验、互动、交流、合作，有效提高所学语言的交际能力。不少国家或地区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都提倡这种任务型语言教学。

“在练习的设计上，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教材突出了用语言做事的教学思路。”（王尧美，2007）也就是说，要根据课文内容专门设计具体的课外交际任务让学生去完成。在学生完成任务后，要求学生在班里汇报。这种用语言做事的任务式教学思路，能给学习者留下更为深刻的语言记忆。

任务型教学理论还强调集体性和合作性活动，任务的履行通常以交际或互动的方式进行，一改传统教材由学习者独立完成作业的形式，安排了大量小组活动。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优点之一是通过有趣的课堂交际活动有效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使他们主动参与学习。任务的趣味性除了来自任务本身之外，还可来自多个方面，如多人的参与、多向的交流和互动；任务履行中的人际交往、情感交流，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后的兴奋感、成就感等。而这些在任务型教学理论指导下编写的教材，则通过具体真实的交际活动增强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让外国人把学习汉语变成了快乐的事情。”（王尧美，2007）

#### 四、新世纪日本汉语教材编写的发展趋势展望

在世界性的“汉语热”推动汉语教学事业迅猛发展的大前提下，日本的汉语教材编写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变化尽管现在只是出现一些雏形，但是一旦发展起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主流。

展望未来，日本汉语教材编写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1. 突破“通用型”教材的编写老路，为社会各界的不同学习人群编写适合他们年龄、需求的多层次的汉语教材。给希望学习汉语的人们一个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2. 突破日常生活甚至只是日常学生生活的狭小题材，出版各类专业化的汉语教材以及适应各种专题课程而编写的专题汉语教材，像“商务汉语”、“时事汉语”、“汉语文化与艺术”、“时尚汉语”、“旅游汉语”“中国历史地理常识”以及“听歌学汉语”、“美食汉语”等等。这类教材把对某一类生活知识的介绍和汉语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学到与生活有关的某种专题知识。

3. 突破纸本教材的局限, 开发多媒体教材, 向立体化发展。在这方面, 日本新世纪的汉语教材, 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如朝日出版社的《动画中国语 莎莎的初恋》(《アニメ中国語 莎莎恋する》) 等, 但这在众多的汉语教材中, 还属于凤毛麟角。如何使用现代化手段, 编写由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电脑软件等组成的立体化的教材系统, 对日本汉语教学界来说还是一个的课题。此外, 如何使用现代化网络手段和教育技术编写汉语教学的学习课件, 让学生在娱乐中学习汉语,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 也会走上汉语教材编写的议事日程。

赵金铭(2004)在论述教材的立体化发展时指出:“教材立体化的优势在于, 便于教师灵活多样地组织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学习活动, 更好地把课内和课外学习联系起来; 便于学习者通过多种媒介和方式来学习目的语, 更好地满足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的需求。概括地说, 教材立体化为教学立体化和学习立体化提供了便利, 可以较好地 把文字材料和音像材料配合起来, 把课上学习和课下学习联系起来, 把视觉和听觉调动起来, 把场景情景和交际功能引入进来, 使学习者‘走脑’(阅读)、“上眼”(观看)、“动耳”(倾听)、“张口”(交流)、“出手”(参与), 使教师摆脱相对单纯和枯燥的教学方式, 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学习者的学习潜能, 更好地发挥教师的教学潜能。因此, 在教材编写设计之初就要全面规划教材的立体化问题, 以使教材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可以认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教学手段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以单纯一本教科书为主要的时代已经过去, 教材已经并将继续向着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可以相信, 在具有强大的现代化技术实力的日本, 一旦对立体化教材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其发展速度将会是相当惊人的。

## 参考文献

### 1. 专著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李泉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 2. 论文

李泉 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 《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8月第3期(P100-106)

李晓亮 对外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4期(P101-104)

刘颂浩 我们的汉语教材为什么缺乏趣味性,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P23-32)

刘颂浩 关于对外汉语教材趣味性的几点认识,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P1-7)

刘珣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展望, 《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1期(P58-67)

佟秉正 初级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1期(P33-39)

王若江 对法国汉语教材的再认识, 《汉语学习》2004年第6期(P51-57)

王尧美 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P78-82)

赵建 对《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几点意见,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11月第21卷第6期(P57-58)

赵金铭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 转引自《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代序(P1-38),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 《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2期(P54-61)

### 3.教材

本论文在论述中提到或论述了朝日出版社等十家汉语教材出版单位出版的相关汉语教材，因数量较多，恕不一一列入。在此向各家出版社致歉并表示深深的谢意。